

有贺由爱番号

作者：有故事的人 来源：范文网 www.wtabcd.cn/fanwen/

本文原地址：<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7896519810723.html>

范文网，为你加油喝彩！

ac面试-新生儿拉屎有奶瓣



2023年3月16日发(作者：专升本留学)

血染飞狐口(二)

作者：暂无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2016年第婚礼男方家长致辞 24期

萨苏

意外

1938年，华北有日军的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3个军级番号，11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不是放在那里摆样子的，八路军到敌后就是贴到这些日本兵的身边去。以为八路军到

敌后可以横着走那肯定是一种误会，至少对于359旅而言，在1938年的一年里，部队一直在不

停地作战。打仗就有消耗，而八路军的敌后部队并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线。新区刚刚开辟，陕

甘宁此时还不能自给，帮不上前线的忙，再加上国共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指望第二战区像平型

关那样支持十几万发子弹的事情未免不现实。子弹、粮食、医药，最好的获得方式莫过于从鬼

子那里去夺，这大概是八路军当时特别喜欢打日军运输队的原因。

日本那时已经是工业国，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绝对比国产的好，有些如西药一类的物资有

钱都没地方买去。359旅的确打过几次这样漂亮的伏击，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状况，但这种情

况对连冲锋枪都不舍得装备的日军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这样的战斗也往往遭到意外

顽强的抵抗。

飞狐口一战前20天，359旅刚在雁北邵家庄伏击了日军的汽车队，战果辉煌，但损失也很

大，719团一营教导员彭清云失去了一条臂膀。然而，击毙日军少将的消息并非虚妄，这次战

斗发生在25天前，日军独混第五旅团清水支队突袭五台晋察冀军区总部，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亲率学兵营夜袭日军宿营地耿家庄，当场将清水支队总指挥清水喜代美梦见被狗咬 大佐击毙。

但这一仗绝不轻松，日军遭到打击后没有混乱，拼死顽抗，发现指挥官毙命后更是发狂般

发动反扑。激战中唐延杰参谋长负伤，学兵营冲在最前面的干部损失冰箱怎么清洗最干净了几十个，都是红军长征

下来的老底子，聂荣臻闻讯后心疼得不得了。

而根据情报，日军这次出动的运输队规模空前，考虑到其护送部队必然颇有战斗力，八路

军出动了3个团，717团埋伏在明铺西边的山上，友邻的两个团则埋伏在明铺东边的山上，准

备以十比一以上的兵力吃掉对手。

兵力对比在十比一以上，地势在我，加上预设伏击，这几乎是手拿把攥的一个胜仗。但意

外却在16日中午发生了——左齐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埋伏半天以后，老乡的一头毛驴误

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不久，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在沟口外上空久久徘徊不去。

不久，伏击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称敌人可pr怎么用能发现了我军的意图，伏击圈已经暴露，推测敌

人或会取消运输行动，或会抽调主力伺机歼灭我伏击部队。这个仗不能打了。军区命令所有部

队撤出伏击，717团向旅部靠拢归建。傍晚的时候，部队开始依次撤出，返回驻地休整等待下

次机会。

晋察冀的两个团因此失望离去。从这个角度说，晋察冀的部脆豆腐怎么做好吃
队没有参战，责任不应该算在

杨成武司令员身上，纯粹是那头毛驴捣的乱，连717团也一度撤离了伏击阵位。

走了3个多小时，刘转连忽然派通讯员来找另外两名团级指挥员——左齐和政委晏福生

（开国中将）。左齐接到命令的时候，刚刚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一个小战士穿上。11

月的华北北部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度，因为白白埋伏了一天，加上粮食十分紧张，深夜行军中的
战士们都在瑟瑟发抖。

刘转连让部队停下，和几个高级指挥员在一旁的山坡上开了个会。我想，在开这个会的时

候，刘转连团长一定颇有感慨，因为，从抗战开始，他身边的几个搭档，有的已经换了一次，

有的已经换了两次，没有一个是717团成立时候的老战友了。

老伙计

抗战开始仅仅短短1年时间，最初和刘转连在717团搭伙模式识别技术
的老伙计们，已经都不在了。717

团第一任政委刘礼年，江西莲花人，原来是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有人说《亮剑》里面李云龙

爱喝酒不真实，刘礼年就是这么一位好酒的八路军团级干部，有时候喝多了给战士作动员能罗

圈话一说两小时，战士一样跟他好，因为打起仗来刘政委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1938年3月31

日，攻击从宁武县撤出的日军时，敌军发现了717团的指挥所，集中炮火对其轰击，一发炮弹

正打在他身边，刘礼年当场阵亡。团教育股长熊晃（后任新疆军区副政委）等几个军官当时也在指挥所，刘礼年似乎有些预感，要他们离开，说：“我要指挥打仗，你们没有指挥任务，赶快离开这里！”一分钟以后，指挥所中弹。

陈松岳（开国大校），717团第一任参谋长，湖南茶陵人，原红71团团长，建国时担任长

沙军分区副司令员。1938年3月11日，王震旅长率717团与718团1个营，在岢岚三井镇围

攻日军千田大队，贺龙师长也亲临前线，此战击伤敌千田大队长，陈松岳在指挥战斗时负重伤（二级乙等伤残）。

717团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刘理明，湖南省浏阳县人，同在三井镇战斗中负重伤，因伤势过重牺牲。三井镇战斗缴获日军四一式山炮一门，这是120师抗战开始后缴获的第一门平射炮。

日军发现后拼命回夺，为保卫大炮，刘理明主任率几十名战士就地阻击，不幸中弹。

717团的第一任副团长陈宗尧（1945年阵亡），1938年1月调任新组建的718团团长，原

来的718团留在了陕甘宁根据地作留守兵团，新的718团是由平山独立团改编的，是717团第

一批团职干部中唯一一个全须全尾离开的。他的走刘转连很舍不得，叫苦连天地硬逼着王胡子给他换来一个能打仗的参谋长——原718团参谋长左齐平调717团。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12个主力团之一，一年时间团级干部伤亡比例就这么大，抗日战争的

惨烈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山西的国民党部队中，高级将领同样损失惨重。郝梦龄、刘家麒、梁鉴堂、郑廷珍、姜玉贞……旅以上阵亡将领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有的仗，明知必败，有的仗，纵然赢了也要用命来换，国破家亡之际，150万中国就是这样走向生命的归宿。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对于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或者国民党不抗日的人都不大有好感，那是把党派凌驾在国家之上，是对一代中国的侮辱，他们或许根本不理解牺牲两个字的含义。

飞狐口旁边的山坡上有一块透亮的巨石，人称箭孔石，传说是杨六郎镇守边关时留下的遗迹。这不过是传说而已，但不知道刘转连将军下令停军的时候，心中对此是否有感慨。

刘转连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一仗还应该打。在八路军中，刘转连是个特别会动脑子的将军，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转子”。有意思的是刘转连对这个外号一点儿都不反感。一年以后日军为报飞狐口之仇处心积虑把717团包围在五台山上的台怀镇，几次突围不成，危急关头当地老乡给部队找出了一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刘转连当时振臂高呼：“天不亡我刘转子！”

但同时他又是个特别好斗的将军，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坊间传闻，刘转连的夫人长得年轻，以至于一次某首长误以为人家未婚，闹出了“调戏刘团长夫人”的事件。刘转连回

来后找组织调查一时未出结论，表面上不动声色，找了个机会突然一枪把子打在那位首长脸上

（该首长后来终生缺两颗牙，便是与此有关），然后团长大人跑到夫人所在的清涧一住两天稳

定后方。那位首长气度不佳，借机报复把刘转连一撤到底。这事儿引发公愤，最后连毛泽东都

惊动了，总算给老刘一个公道，其做事的稳准狠，不惜代价可见一斑。

这一次，刘转连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埋伏，也应该能发现我们撤出伏击圈，

那他们的运输队不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过来了吗？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杀一个回马枪，半夜再

跑回去设伏，定然杀个措手不及。

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冒险，但细细想来又颇合逻辑。几个搭档都同意这么打，上报军区批准

后全团转向，再回去埋伏。

说来似乎717团上下都好战成性，其实这个意见的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无奈——军队是需要

后勤的。且不论是否去争取完成任务，几个月转战没有后方补充，现在717团已经到了弹尽粮

绝的地步。每人现在只剩十几发子弹，战士无冬衣初三毕业，伤员没有药。明知这一仗不好打，但宁可

战死也不能冻死饿死，全团上下对打日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组词 军的运输队都十分期待。

刘转连的回马枪计划，可谓深得众心。唯一的问题是，兵力不够。晋察冀部队是新组建的

团，没有电台，此时已经无法联系他们回到阵地，真要打，这一仗只能靠717团自己了。而此

时的717团，也是不满员的。

359旅从渡黄河的时候就不满员，按照国民党方面给的编制，八路军的编成是3师6旅12

个团——杨成武的独立团是红军自己编的，弄得渡黄河的时候国民党的联络官直发愣。359旅

下辖717团和718团，因为718团奉命留守陕甘宁，渡河作战的只有旅部直属部队和717团，

合计2100多人。

但一年以后这个旅的番号变得很有意思，不但重新编成一个718团，还编了一个军政部都

莫名其妙的719团（各地的地方武装觉得很顺理成章，这肯定是正牌子国军）——当然干部和

战斗骨干都要从已经在一系列战斗中大量失血的717团中调出。这样一来，717团自己的编制

始终没有怎么扩大。这次打敌军运输队，717团出动的是2个主力营，满打满算6个步兵连，

不到700名官兵。后来战报公布的是此战歼灭了日军田原大队，但假如日军真的有一个大队，

估计刘转连不会疯狂到用这700人去伏击它，一个日军大队兵员1000人左右，八路军计算战

斗力的时候一般认为对日军一个中队100多人，我们用一个团去打比较公平。这已经很不错了，

战争后期正面战场打日军一个大队都是按照一个师来计算的。

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的战争就是这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完善国家动员体制，军

事教育体系、训练体系和后勤体系，近代化工业带来的高火力密度，不是单纯靠不怕死就可以

抵消的。

八路军和日军交战时完全不能和后来解放军与国军交战相比，后者有一个思想觉悟问题，杜长官说过，打着打着我那100万人都跑过去了。打鬼子不一样，特别是抗战前期，你很难把鬼子争取过来。

我们看了太多“日本八路”的故事，那得到日本鬼子打得有些没信心，而且八路掌握了收拾他们的套路之后才发生的。刚开打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一方面在异国作战部队天生就有凝聚力，同仇敌忾敢拼命，另一方面鬼子也有自己的信仰。邪恶的信仰也是信仰。这样的战争，双方都有殊死奋战的决心，你可以恼火日本鬼子顽固而愚蠢，但你无法剥夺他的战斗力。刘转连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最多也就一个小队的押车日军，两个营对它，也有十比一了，没问题。等打起来才明白，这个数儿不大对。

诡异的运输队

这次日军运输队的行踪，的确有点儿怪异。从涞源方面战场上日军的表现来看，他们在扫荡中已经在节约使用子弹，这说明伍信中佐的部队亟待后方物资支援，而蔚县地下工作者得到的情报表明，日军原计划16日出动一支汽车运输队前往涞源，但16日整整一天，也没等到这支车队。

前方亟待支援，后勤部队却按兵不动，反常即妖，八路军判断日军已经觉察到伏击的理由

是颇为充分的。然而，事情往往要双方来讲。如果看日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录，就会发现刘转子团长这回脑子转得有点儿太快，以至于鬼子没跟上。

和刘转连他们推测的相反，日军运输队完全没有觉察到八路军的伏击。此战之后，日军对

717团隐秘突然的袭击既恼火又颇为佩服，这一仗甚至上了日军的军事教材。在这部题名为

《凶猛的急袭奇袭》的教材中，第一句话便是“此前，蔚县地区八路军正规部队极为出色的计划和隐匿的行动将攻防之术发挥到了极致”。这指的便是飞狐口之战，日军将其与另一次对有贺田部队的袭击并列为八路军的作战经典。

那么，日军运输队为何会拖延了一日出发呢？这个谜，是南京的抗战学者胡卓然先生帮助

解开的。胡先生为我提供了日军110联队联队史中对于这一战的详细描述，其内容之详尽超出预期。

根据日军110联队联队史记载，这一次运输队之所以在蔚县多停留一天，是在等待一支警

护部队和他们一同前往涞源。这不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做法，至于日军为什么这样做，需要先说明从蔚县到涞源这段公路上，此前双方发生过怎样的角逐。

对日本人来说，从蔚县到涞源长达66千米的公路绝非坦途。日军是在1938年毛绒玩具怎么清洗10月占领涞

源后出动工兵修筑这条公路的，至14日修通了南段32千米的道路。山中筑路，这个速度本来

已经很快了，但日军110师团总部仍严令加速。在110联队史中记载，这是因为涞源驻扎着一个联队本部和两个大队，不断发生的作战造成物资不足。同时，本地12月后的大雪将造成运输线的中断，所以，11月这条公路必须开通而且开始正式运行。

飞狐峪过于险峻，日本工兵的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亚洲可算第一流的，但为了开通这条道路，在冬季施工中也苦不堪言。不过到11月初，这条线路还是得以开通，开始正常运行了。

这条日军的战备公路南段基本与现在的十号省道重合，从涞源经留各庄乡到岔道镇处分出一条向东的支线，经过陈家庄和欢喜岭通往日军在涞源北部的重要支撑点东团堡（这个支撑点让八路军十分恼火但屡攻不克，等到百团大战的时候才被拔掉，消灭了日军驻守此处的一个教导队170多名士官，日军大佐小柴俊男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长恨歌》）。它的主线从这里离开十号省道偏向东北，其北段以原有的飞狐谷道为基础，经过明铺进入飞狐峪峡谷，经北口村到达蔚县。大多数日军的补给，是从蔚县使用汽车运往涞源的。

日军对这条道路的警戒应该说也是颇有想法的，110联队以第八中队（中队长石井一雄）负责该路的安全。该部一共4个小队，其中三宅积男中尉（战死后特晋一级）的第二小队在9月已经调出，和辎重110联队一部合组运输警乘护卫队，石井将其他3个小队分别驻防在陈家庄和欢喜岭，控制着公路以东日军认为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山区地带。至于飞狐峪方向的警戒，则交给即将转用到蔚县方面的第五中队负责。

日军第一支运输队在11月4日从蔚县出发，顺利到达涞源。只是这次行动并不十分轻松。

试运行期间，日军运输队发现岔道镇附近的道路过于陡峻，车辆难行。于是，11月6日，日军工兵征发当地劳工开始对道路进行修整，并于作业中遭到八路军的进攻。由三宅积男中尉指挥的日军护卫队立即进行反击。战斗开始十几分钟后，日军驻扎在陈家庄的吉冈益夫小队即赶来增援，八路军见敌援军出现，且战且走，退出战斗。日军修路工作得以完成。在日军看来，这是一场成功击退了八路军袭击的战例，故此110联队联队长永幡察一大佐特意向三宅中尉颁发了表示表扬的“感状”。

不过，表扬的掌声未落，11月11日，广告大赛
派来增强蔚涞公路警戒的日军第五中队还在路上，

便在紧邻涞源城的留各庄乡烧车村遭到伏击，日军车队的头车率先被地雷炸毁，其他车辆也纷纷中弹起火。

为了抢救第五中队，日军驻扎在涞源的第七中队和吉冈小队同时赶来增援。打烧车的是刘转连的717团3营，八路也知道一个营干日军一个中队（或许再加一个）不那么容易，所以狠狠打了一闷棍之后就撤了，转身一口咬住轻装来援的吉冈小队痛击，等其他日军赶到的时候，轻敌冒进的吉冈小队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此后日军又曾多次组织运输，但几乎每一次都会遭到八路军的骚扰。日军记录：“随着运

输正式开启，敌人并没有坐视。破坏道路使卡车无法通行，或者对卡车开火攻击的事情屡屡发生”

这一次被蔚县地下党侦察到的输送行动，其规模是空前的，它的起点并不是蔚县，而是更远的宣化，因为日军屯驻在蔚县的物资，也不够110联队扫荡之用了。日军110师团总部为涞源前线准备了包括弹药，替换冬装，药品和罐头的重要物资，装满了42辆大卡车。

这次日军的运输任务，由110师团辎重队的田原传造少佐指挥，除了每车的正副司机以外，这支田原运输队的直接警护兵力是田原少佐手下的半个辎重中队的警乘兵。

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伤亡比例是一比六。正常情况下，这已经足够应付中国军队中小规模的进攻了。但通过日军这段时间对八路军作战特点的分析，110师团的参谋中原大尉认为八路军对日军运输队的袭击规模在呈上升势头，警乘兵力还要加强。

根据日本亚洲历史文化中心保存的档案，应师团部的要求，110联队针对这次运输作出了

如下兵力安排：第一，驻守蔚县的第五中队以青木少尉率领的一个小队日军护送田原运输队通过宣化-蔚县路段；第二，以三宅积男少尉指挥的三宅护卫队护送田原运输队通过蔚县-涞源路段；第三，沿途日军第七、第八中队、第二机关枪中队各据点加强戒备，在运输队遭到袭击时随时出动支援。

导致田原运输队滞留蔚县的原因，便与这个安排有关。青木和三宅的两支护送队也有自己

的任务，与田原运输队的时间表有冲突。他们本来便在宣化-蔚县、蔚县-涞源路段执行着任务，负责护送日军常规运输队的往返。15日，三宅少尉的部队护送一支载有伤员的车队从涞源前线撤下来，因为路上遭到骚扰，半夜才到蔚县，第二天让这支疲惫的部队马上出发再返回涞源是不太现实的。但增强运输队的警备显然也很重要，经过田原少佐和三宅少尉的商议，日军运输队决定晚一天出发。

11月17日（日军战史称为“运命的十七日”）清晨6点，冬天的太阳刚刚升起，蔚县日军运输队的官兵们已经开始集合，这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料到大部分人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下一次日出了。

7点钟，日军车队准时出发。

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

文章生成doc功能，由[范文网](#)开发